

# 杂草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18-03-23 00:12

开始用哲学解释世界的时候，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逃离的方式。在漫长的人生中，很多东西小若星辰，虽然此刻非得不断放大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或许说我是比较狡猾的人，故意安排设计这些。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披露伤痕，有一种神奇的快感。所以我只是想通过这些东西证明，以一种写日记的形式，把我的精神危机写出来。然后在别人认为病入膏肓是完美自愈。虽然，我的理想是，做一个会自嘲的人，逗人一笑就好，这件事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。

不熟悉的人写长文给我，告诉我他们的苦楚和鼓励，我很感激他们。同感心是我们之间唯一的桥梁。可我总会以卑下的态度去感恩、感激，这是我另一个维度的不满。与他们无关，内心戏足，分寸必争。我知道善意是对自己最好的治疗，对于生命最大的升华，证实自己不是唯一的弱者。正如我应当用心去感谢一切安慰的话语一样。在那一刻，我们是同质的。

这个时候，就不那么孤单了。我只是在感激太多的时候，一个喜欢挑自己刺的人，不然不够平衡。非得是好和坏才能在一起。这是从小就懂的道理。

我只是把漫长岁月的忧郁集中在一起，期待一场真正的狂欢。

我在等待，哪一天从我感伤主义的牢笼中走出来，把眼光投向现实主义的外部世界。所幸我生在农村，我很清楚自己的根在哪，没有漫长的彷徨和迷惑期，关注内心世界的戏码都上演太多次了，我有充足的能量看外部世界。迷失的几率不大，我的视角还太过狭小。当我看到巨大的艺术张力的时候，心中的触动只能持续那么一段时间。读者的自身素养不够，也会影响作者的创作。

“太阳底下无新事。”那么多年来一直重复的东西为什么还会继续重复呢？因为人的欲望和贪婪是没有变的。然而美和艺术却是变化的，它们是生活的意义所在。

很多人都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美拯救世界”言论，但是美善自虐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，这也是有的。即使是时代使然，按照我的性格，还是会去努力争取的。在没有人要求美善者牺牲之时，应该有什么是可以做的。

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慵懒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听到人家说，慢慢来，然后我就一直处于那种状态了。惜命如我，生怕出现什么差错，导致不可预料的情况。当下没什么不好的，过惯孤独的日子，可以反省，可以投向外部世界，希望自己能为这个世界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。

一开始怎么会想到这些，最后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，细究一点道理也没有。